

六祖壇經探秘

(廿八)

講於紐約慈航精舍印順導師圖書館

妙峰

「悟隨福蔭與天齊」，這最後一句禪詩相反的是讚嘆六祖惠能目前雖然喫了不少苦頭，受盡了不少磨折，但最終必福蔭齊天，福澤無窮，自他兩利，那是必然的定律，乃苦盡甘來的結果。

「悟似大鵬迷似雞，可憐可愍莫沈迷」，這是最後一首禪詩的前兩句。這一首禪詩是用「大鵬」與「籠雞」來比況「迷」與「悟」的兩種情況，悟者如大鵬遨翔太空，逍遙自在，無罣無礙，而且可以扶搖直上九萬里，凌霄漢，摩雲霞，何等瀟灑？何等快樂？何等自在？籠雞終日困在籠中，寸步難移，而且長大長肥之後，隨時被宰、沸湯近，以血淋漓的肉體、屍身，陳列於酒席上供貪婪殘酷的老饕人類裹腹享用，命運是多麼淒慘，令人沈痛！所以說「可憐可愍」，若是「袈裟門下失卻人身」那就更值得警惕了，所以提出「莫沈迷」的呼聲！

「高登聖域蓮池會，痛彼群愚受苦淒」，這最後的兩句禪詩的上句是讚嘆六祖惠能大師開悟之後高登祖位

入於聖流，在佛國淨土中，聖賢隊伍內參與蓮池海會，享受無上法樂，多麼寫意，多麼幸福！「痛彼群愚受苦淒」，那是指像六祖惠能這種悲天憫人的大善人，看到如神秀這類沈迷不悟的一群淒涼受苦的愚夫而又無從救拔，怎能不感到痛心呢？

惠能辭違祖已，發足南行。兩月中間，至大庾嶺。逐後數百人來，欲奪衣鉢。一僧俗姓陳，名惠明，先是四品將軍，性行麤糙。極意參尋，為衆人先，趁及惠能。惠能擲下衣鉢於石上曰：「此表信，可力爭耶？」能隱草莽中。

祖位崇隆共妄求，無人立志願真修；
福緣不足慧緣淺，往返三途作楚囚。

衣鉢爭來或不難，高登聖位非無端；
萬行六度由修得，盜取聖名那可安。

逃難路上苦奔波，孤苦伶仃嘆奈何；
舉目荒山家曷在？長年日夜唱悲歌。
何日何年出網羅？安閒月下聽清歌；
禪修敘會樂何似，禪趣陶然法喜多。
虎狼遍野求安和，苦海如何能止波；
小兔膽寒避苦厄，只求早日離群魔。
戴月披星趕路忙，荒茫郊野月無光；
強梁出沒多狼虎，孤獨惠能苦斷腸。
本來祖位難強求，福慧莊嚴累劫修；
數百強梁欲奪取，不如所願不甘休。

「惠能辭違祖已」，這是惠能與五祖師徒，情投意合，心心相印，至性至情，情同父子，臨別的情景，雖幾至難捨難離的境界，但處境複雜危險，不離益見危殆，終至勉強不得不離，離開是非之地，越早越好！惠能與五祖師徒竟是這樣不得不捨中捨了，離了！這句經文說「惠能辭違祖已」，就是敘述他勉拜別了情同父親的五祖之後，沒有師父這座靠山了，前途到處是陷阱，神秀佈下天羅地網，沿途獵人遍佈，隨時都有被捕的危

險，必須步步為營，萬分小心，才能化險為夷，萬無一失！因為他責任重大，是一代宗師六祖，是法身慧命的傳承，一有差錯，非同小可。在五祖方面，五祖雖不在惠能身邊，但心中牽掛，也同樣是夢寐為勞，心未可安！因此，惠能拜別了五祖之後，就懷著一顆不安的心，小心翼翼地發足腳力，日以繼夜，向南狂奔疾走，結果約莫兩個月的光景，便已跑到江西省界的大庾縣南與廣東南雄縣分界處的大庾嶺。此處是一座挺拔又險峻的高山，六祖惠能以爲到此就離開險境遠些了，可以喘一口氣了，歇歇足了，誰知心念還未動完，想不到竟大難臨頭了！現象反常，「敗者爲王，成者爲寇」，敗選的神秀派來數百驍勇徒衆追殺惠能爲爭奪衣鉢。惠能逃到大庾嶺，神秀徒衆也追到大庾嶺了。經文中展示「兩月中間，至大庾嶺。逐後數百人來，欲奪衣鉢」，就是敘述此一險境。數百人圍捕一個年青小子，如群狼捕兔，撒下天羅地網，不慎便會插翅難飛，神秀志在必得，以爲搶到衣鉢就可以稱師作祖，所以機關算盡，陰謀用罄！

「一僧俗姓陳，名惠明，先是四品將軍，性行麤糙，極意參尋，爲衆人先，趁及惠能」。這節經文是敘述神秀組織一支龐大的追捕惠能的隊伍中，最先追上惠能的僧人的身世和經歷。此僧俗姓陳，法名惠明。此人

在出家前是一位階位頗高的將軍——四品將軍，「性行麤糙」，就是說明這位武將出身的僧人，性情行為很暴躁，雖然出家有志學佛修行，但禪修得並不高明，仍然是粗裏粗氣，惡習原封未改，可見雖然「法喜充滿」，但也不是人人有分，要看你的福德因緣了，「極意參尋」，意思是說，這位將軍出身的老粗師父，對於神秀的教授師，不但好大喜功，也是一位很忠心的黨徒，所以才表示意願很高，不論如何要參預追尋捕捉惠能的大縱隊，而欲表現將軍出身的本領，果然身手不凡，結果拔了頭籌，他第一位追到惠能。這種局面，對惠能來說，追兵突至，不免無限恐慌；對惠明來說，見獵心喜，兩者之間，一則以驚，一則以喜！幸好，處於荒野高山，林樹茂密，惠能又從小出身草莽，山林謀生，應變敏捷，當惠明「為眾人先，趁及惠能」之時，惠能見到事態危急，想到來者不善，善者不來，而且他們所爭奪的是「衣鉢」，惠能福至心靈，於危急中「擲下衣鉢於」盤陀「石上曰」，便高聲對來搶奪的惠明說：「衣鉢是傳祖位的象徵，是信物，要有足夠的福慧因緣才能擁有，難道可以用強權武力來爭得嗎？」惠能說罷就立即閃身隱藏在茂密的樹林草莽中靜觀其變，以便善巧脫身，以策安全，不至於如甕中之鱉，任人宰割。

寫到這裡，讓我先將前列的兩首禪詩略微解釋再續

談經義。

「祖位崇隆共妄求」，這是慨嘆如神秀這類人，對於祖師寶座，如泰山北斗，崇高無比，地位莊嚴、隆重，為帝王之師，舉國人民，普天恭敬，令人嚮往、令人羨慕，於是夢寐為勞，乃千方百計拼命爭取，一有機會就機關算盡，設法搶奪，莫讓肥水流落外人田，不論如何，祖師寶座，不許別人搶去，因此，我說：「祖位崇隆共妄求」。「共妄求」的共字就是大家都要爭取，誰都志在必得，誰也不能禮讓；至於形容他們是「妄求」，更是說他們所使的手段是「巧取」或「豪奪」，心術不正，手段惡劣，猶如強盜土匪，不由福德智慧，明心見性的正當因緣去修行，去證得，更是可怕，神秀這群黨徒，自我無能無力，自搶不到，結果都淪為神秀的兇幫、打手，幫神秀打劫，所以我說他們都是不正當、不合理的「妄求」，因為「無人立志願真修」。高登祖位是道德所居，是修行的成果，如農夫的高產豐收，是犁田、播種、除草、施肥、日日灌溉、勞心勞力、流血、流汗，付出很大代價，才取得的成果。祖位的高登也是這樣，清淨莊嚴的六度萬行，作為莊嚴，聖果因花，也是累劫修集來的，無心立志修行，培養福慧，只想憑藉強權武力，或巧取，或豪奪，豈能有濟，豈非緣木求魚？作白日夢？



「福緣不足慧緣淺」，成佛要福德圓滿，智慧圓滿；作祖難道可以不需要福足慧足就可以高登祖位嗎？甚至也可以如攬政治的那樣，可以「槍桿子出政權」嗎？似乎不能那樣。因聖賢果位是福田、靠福氣、靠善根，是道德的因花，必須清除煩惱罪業，不貪不染，清淨淨才能證得。那裡是福德因緣不足、又沒有智慧、貪瞋癡三毒原封不動如神秀，不願修行，只憑奸巧，加上強權武力，不但不能如願，而且可能還要往返地獄、餓鬼、畜生的三途，萬劫沈淪，永做楚囚，永難超生。

「衣鉢爭來或不難」，人單勢薄如惠能；權強勢眾如神秀。千人對付一人，有人氣、有組織，到處灑下天羅地網，不信惠能本領高強，插翅難飛，那麼強大的武力，如數百野狼捕一隻小兔，武力千倍懸殊，要捕捉惠能，搶他衣鉢深信無難，所以我說：「衣鉢爭來或不難」，只是這麼崇高的祖位，可以搶來的嗎？真的會這麼簡單只憑武力就可以坐上祖位，坐得安穩嗎？「高登祖位非無端」的詩句，就是清楚明白指出善因善果，惡因惡果，因果絲毫不爽，「自古神仙作福來」，祖位福德所居，搶劫不到。「高登祖位非無端」，就等於說：祖位不是強盜的「戰利品」。「萬行六度由修得」，即是「高登祖位非無端」的答案。也就是說，祖位崇高，祖位大福大慧是由苦修六度萬行的因花莊嚴起來的

聖果。「盜取聖名那可安」，也是指出祖位上的莊嚴福報，崇高美德，隆重聲名也絕不許盜取，盜取到也絕難永久安穩享受！（全文完）

太虛大師法語

清涼世界

我們需要發大菩提心，將所有眾生的苦惱，成為自己的苦惱，由此同體大悲以興起平等大慈，就是佛教所修的慈悲觀，就是菩提心的根本；從這慈悲心要去拔苦與樂的事，乃自然非求得成佛果不可了。若無這種慈悲心，縱然永得清涼，亦落於二乘境界，何況自度度人上，皆以慈悲為要？因為，現今人世許多的災難和苦惱，皆由無慈悲心造成功的，所以，彼此互相鬥爭，互相殺害，國家、社會、個人，弄到都變成猙獰可畏、爪牙鋒利的東西一樣。在佛法中多瞋眾生應修慈悲觀，在這鬥爭的世界，苦惱的人間，要將瞋恚的火燄息下去，使成了清涼的樂境，那末修慈悲觀就不可少了。

我們要救自己，以及世界人類，要先從慈悲觀修起，然後才有慈悲心腸去體貼眾生的苦樂，深深的感覺到與自己息息相通，則自然能發生大勇大用去救世人。所以，慈悲觀在現今的人世間，真不亞這抱冰堂在炎夏的武漢中，別開一清涼世界啊！